

一种非凡的经历



(图片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D.Calma)

Giovanni Verlini采访即将卸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谈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时光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未来发展

问：当您于1997年首次当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时，您将精力集中在核安全、核保障和核技术三个工作支柱以及保持它们之间平衡的重要性上。这种核平衡在今天从哪些方面看是重要的？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下同）答：原子能机构的使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要应对安全和发展两个问题。我们的工作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同时使核技术的好处可供发展中国家用于和平目的。缺乏安全则无法发展，反之亦然。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甚至常常作为人类的一个失败之处是我们能很容易地处理现象而不能解决原因，或者孤立地而不是整体地处理问题。就核扩散而言，如果国际社会同时询问“一些国家设法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众多原因是什么”，并且设法解决这些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拥有这些武器”，那么将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这意味着要解决贫困以及缺乏良好的管理和民主政治等问题。世界中“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造成了深深的不公正感，使得各种极端主义者很容易宣扬暴力和鼓励获取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还须解决令人烦恼的各种冲突，它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并且可能再次导致冲突各方设法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实现与对手的势力抗衡或统治对手。中东、南亚和东亚便是典型例子。

消灭这种冲突的办法，一是持续的发展，使每个人能够自由和有尊严地生活；二是有意义的对话，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解决这些持久的冲突。

就原子能机构的工作而言，我们工作的所有领域——技术、保障、安全和保安、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在过去的12年中呈指数速率增长。成员国在这些领域对我们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

从各国的期望来看，每个国家拥有不

同的优先项目，或者是强调核查或者是侧重促进发展的技术，并且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他们的优先项目在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实现适当的平衡是不容易的，但是保持原子能机构和国际合作持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事情。

问：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您在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对于原子能机构以及对于您作为总干事的工作有何影响？

答：这个大奖代表了对原子能机构所有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认可。我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原子能机构使命的承诺深感自豪。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杰出的成就得到认可，我认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自我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对自己的工作愈加自豪。

在我看来，这个大奖明确地证实我们一直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应当继续从事我们所从事的一切，不应被主观性、目光短浅或玩世不恭引入歧途。您也许记得我们获得这项大奖是在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特别紧张的压力下的时候。我猜想您会认为它代表公众舆论法庭对我们工作的拥护。它使我们变得引人注目，使我们在全世界变得家喻户晓。这种可见性和对我们的忠诚的信任给了我们更大的道德权限，使我们继续“向强权说真话”，鼓励不偏离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价值和原则——敬业精神、独立性和客观性。

问：您即将离开国际原子能机构，而此时许多关键问题正在成形，例如，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建立一个低浓铀储备的供应保证建议；在国际社会筹备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之时出现核扩散威胁；核电可能出现全球性扩展，等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起到何种作用，而这些问题又将如何影响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答：全球在挑战与机遇、自身组织方

式以及寻求依靠的价值方面都在经历一场重大转变。就原子能机构而论，它同样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面临重大的机遇。许多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考虑引入核电。这意味着原子能机构在技术、核查、安全和保安方面的工作量将大量增加。我们核能司的同事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帮助我们称之为“新来者”的国家，以确保他们如果决定建设动力反应堆，他们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

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对我们在人体健康、水、农业和环境等领域的援助需求将继续增加。我们与其提供设备（尽管很重要）倒不如提供增益手段——帮助各国培训核医学专家，诸如此类事物等。换句俗话说，为了使发展可以持续，我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核裁军领域已经取得激动人心的进展，因此，我此时离职，与过去12年中任何时候相比，充满了更大的希望。核裁军已重新回到议程，核武器国家确实有可能对核武库作出重大削减，为实现核裁军采取实质性步骤。对许多这些军备控制措施承担核查任务将是原子能机构工作的自然发展。

“许多国家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考虑引入核电。这意味着原子能机构在技术、核查、安全和保安方面的工作量将大量增加。”

问：您曾多次在您的发言中提出无核武器世界的愿景。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后在实现这一愿景中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定于1970年。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这一点经常被忘却。这意味着不仅没有更多国家获得这种武器，而且核大国应

当裁军。显然，我们离这一目标甚远。然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限制核武器的扩散。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虽然很多，但是比上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所担心的几十个要少得多。

然而，自197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核技术曾一度被视为几个发达国家的独占领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可以多少容易地被其他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我所称的“有核武器能力”国家——他们掌握了铀浓缩或钚后处理，这意味着他们在几个月内就能制造出核武器，如果他们出于安全形势的变化选择这样做的话。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还看到了日益严重的核技术秘密网络交易，这显著地增加了核恐怖主义风险，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头号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重新思考整个核秩序。核大国必须起带头作用，郑重采取行动放弃核武器。正如奥巴马总统正确指出的，只有认真地采取裁军步骤，核武器国家才能得到“道德权限”，以期望世界其他国家永远不获取核武器。核武器国家未能证明其实现核裁军的庄严承诺——他们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的一项义务——导致了許多无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制度的冷嘲热讽，使得这项制度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充分和脆弱。

很长时间曾流行称核裁军倡议者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人们认为“它永远不会发生”。多年来，我感到好象几个孤单的声音在风中吹荡。因此，近几年，看到基辛格、萨姆努恩等著名冷战政治家和战略家得出如下结论，我深受鼓舞：核武器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重大威胁，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完全放弃它们。我没有低估完全消除它们的难度，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建立一个不依赖于核武器的安全体系。但是顽固老练的政治家和像奥巴马、梅德韦杰夫和布朗等当前领导人目前把这看作是一个必要的目标，这一事实给我的希望是我今生可能不会看到这一天，它有可能在我孩子生活的时代发生。

我们已成功地基本消除了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同样消除核武器我们也应该能

够做到。我高兴的是，核裁军已再次成为主流议程项目。正如我多次所说的，缺乏裁军，核不扩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任何制度必须基于公平和公正。

问：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来自恐怖主义，非国家行动者的威胁。在处理核保安和防止恐怖主义行为问题时，您认为各国会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大的职责吗？

答：核保安主要是成员国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而是需要协调和合作性的国际行动。这自然属于原子能机构的活动范畴。“9·11”袭击事件证明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者集团的复杂性。我对原子能机构在这些袭击发生后很快建立重大核安全计划感到满意。我们帮助了确保放射源和核材料在许多国家变得更加安全，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恐怖分子集团在大的居民区爆炸脏弹的风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既得的成就。我们每年仍收到几百份关于核材料或放射性物质被盗或其他擅自挪用的报告。丢失的材料大部分未曾回收。因此我们可不能放松努力。我相信原子能机构在帮助成员国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中的作用必然会继续增加。

问：在应对当今世界提出的挑战方面，您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发展与合作举措证明是有效的吗？

答：我认为，我们在发展领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工作，但是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比，这些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当我看到由于原子能机构的工作，非洲的癌症患者用上了核医学、放射疗法及其他癌症防治方法，我深感自豪。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触及哪怕是少数生命也是一件非凡的事。但是同时让我感到悲伤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通过早期诊断和治疗生命得以挽救或延长的每个人来说，还有数不尽的更多人永远得不到这种治疗。在一个我们似乎始终都能够为甚至更大型、更具威胁性的武器

找到资金的世界里，一些事情明显是不正当的，但是当提到为我们生活在亚人类条件、处于不幸和绝望中的亿万同胞提供粮食、教育和保健时，资金却不可思议地难以获得。

那只是一个方面。在核电领域，我们是向发展中世界进行技术转让的主要载体。正在考虑引入核电的许多新的国家属于发展中世界，我们拥有非常专门的知识可提供给他们。他们排队等着我们帮助他们评估能源需求，我们会帮助他们驶入建设动力反应堆的漫长而复杂之路——如果他们选择这条道路的话。为核电游说不是我们的工作。相反，我经常告诫一些国家：“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建设核电做出主权决定，原子能机构将随时帮助他们。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必须连续不断地努力，使我们在所有领域的技术合作计划尽可能有效，并确保它们满足受援国的真正需求。坦白地说，各国的优先项目并不总是我们所认为的优先项目。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受援国。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建立若干国际原子能机构地区办事处是否有意义。我始终认为，我们应当集中于具有真正影响力的少量但重大的项目上。我们还应当迅速地终止已经没有实用性的项目。

问：在您作为总干事着手从事的所有事情当中，您认为哪些成就或举措将是最持久的？

答：评价过去12年的成就是他人的事，而不是我的事。当然，任何成就都是原子能机构所有工作人员的成就，而不仅仅是总干事的成就。

然而，许多事情令我感到满意，至少是原子能机构在发展和安全领域成功地持续为成员国提供高质量服务，尽管在许多年中预算一直是零增长。因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成为最显著的国际组织之一。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客观的和高效的国际机构，我们得到了公众和我们的成员国的高度尊重，甚至更重要的信任。我认为，我们给国际组织赢得了美名，显示了如果赋

予他们适当的权限他们能够实现的一切。我们还在危机时期证明了一个公平和客观的国际机构的价值。

我们执行保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我们的视察员监测的材料数量和设施数目不断地增加，而且，我们成功地采用了远程监视、环境取样和卫星监测等新技术。

“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将完成的一项举措是我的关于在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以低浓铀库开始建立多国核燃料循环控制的建议。”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从零开始创建了一项核保安计划。我们是全球核安全制度的核心。事实上，我们的安全标准最近已经得到欧盟的通过。通过利用核技术，我们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了粮食生产，保证了淡水资源安全。原子能机构在管理实践的质量和效率方面是出类拔萃的。

然而公平起见，我应当说说负面情况。我们的技术合作活动仍然太少，太依赖自愿捐款。太多的国家仍然没有实行全面保障协定或附加议定书。我们的法定权限和资金仍然不足。说得委婉些，在每个预算周期开始时，为得到需要的最低资源以便能够以可靠的方式完成所要求完成的一切，我们不得不俯首帖耳，这确实有点令人泄气。在今年经过吵吵闹闹后，我们最近终于确保预算提高了大约5.4%。尽管这在联合国系统组织中是个例外，因为大多数联合国系统组织不得不忍受预算零增长，但是对于原子能机构来说仍然不足以维持其不断增加的义务。令人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岁月里，预算讨论仍将继续。

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将完成的一项举措是我的关于在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下以

低浓铀库开始建立多国核燃料循环控制的建议。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一些机制对于保证有核电厂的或正在考虑核电厂的国家获得运行反应堆的燃料供应保证是必不可少的。它将减少或消除获得浓缩或后处理能力的动机，而这些能力可被滥用于在短时间内制造武器。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继续是实现燃料循环的普遍多国化管理。

这个建议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鼎力支持，但是许多其他国家仍然是充满疑虑。我希望不久将就这一建议的价值达成一项协议。首先需要的是在成员国之间搭建信任的桥梁。成员国之间一旦形成信任，所有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问：您怎么看待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后面临的挑战？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好迎接这些挑战的准备了吗？

答：最基本的挑战将是跟上成员国对原子能机构服务越来越多的需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动力反应堆在下今后十年投入运行，原子能机构的工作量必然会增加。我最后谈谈确保充分的资金的必要性。我只想说，为研究原子能机构的未来在前墨西哥总统塞迪略主持下建立的名人委员会去年呼吁到2020年将我们的预算增加一倍。名人委员会还建议立即注入8000万欧元现金用于巩固我们失修的基础结构。我真诚地希望成员国将明白如果使原子能机构能够继续履行其使命，就必须实现这个目标。

人力资源问题将更加严重。我们已经存在需要替代即将退休的核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困扰。缺乏足够的来自全球各大学经过高度培训的年轻人。说服大学毕业生放弃私营部门可能更赚钱的职位，到原子能机构工作，其难度越来越大。原子能机构的管理并非始终能够吸引到英才。

另一项重要挑战将是保持原子能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这两点对于维持我们的可信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总干事有时会在巨大的压力下说一些成员国或其他国家要他说的话——例如某个国家的核计划性质。原子能机构应当抵抗这种压力和坚持事实是必

要的。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报告可能影响到是战争还是和平。每个字都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我们须永不背离公正和客观的最高标准。在我任期期间，我坚决主张，除了客观性和公正性之外，原子能机构还必须坚持公平、正当的程序和独立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些原则一直是我们的成功的关键。

您问原子能机构是否作好了迎接这些挑战的准备。是的，除了充分、稳定和可预测的资源外，原子能机构还需要足够的法定权限来适当地开展工作。全面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应当成为基准。为确保我们的独立性，除其他技术外，我们还需要环境分析和卫星监测技术。

我希望所有成员国都参加安全和保安公约并遵守原子能机构的所有标准。我们的同行评审系统——例如各国提交其核安全系统供原子能机构及其他国家的专家仔细检查——已证明是极其宝贵的。专家和实践者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人人都能受益。同行评审目前是自愿的，但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使之在适当的时候成为约束性的要求。

问：在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您想对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说些什么？

答：我想说，我非常荣幸能与这些有才能并有奉献精神的同事们一道工作。事情的成功靠的是所有工作人员的齐心协力，不只是单个个人或团组，而始终是团队精神。我多么希望能有时间认识每个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从事默默无闻工作的人员。但是我想最后再次说明，我对每个人的奉献和承诺予以了高度重视。

联合国高级别工作组曾用“特别的交易”这句名言描述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对我来说，在这里工作25年，是一次非凡的、充实的经历，我会永远珍惜。

Giovanni Verlini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编辑。电子信箱：G.Verlini@iaea.org。